童軍精神故事集

分類：童軍精神 · 作者：陳志南

一、 真實歷史事蹟

本章節收錄童軍歷史中可考的真實事蹟，每篇皆附來源參考，可直接用於演講、課程、活動引導素材。

（一） 馬菲京少年隊：童軍運動的雛形

真實歷史 · 1899–1900

1899 年第二次波耳戰爭爆發，南非馬菲京（今 Mahikeng）被波耳軍隊包圍。城內英軍兵力不足，副官愛德華·塞西爾勳爵（Lord Edward Cecil）召集了一群 12–15 歲的男孩，組成「馬菲京少年隊」（Mafeking Cadet Corps）。

少年隊規模從最初的 18 人擴展為 38 人，由**當時 13 歲的 Warner Goodyear** 擔任少年隊上士（Sergeant-Major）。

這群少年的任務不是戰鬥，而是**傳遞訊息、發送信號、協助醫院、警示居民躲避砲擊**。他們起先騎驢子穿梭城內，後來驢子被吃掉，改騎自行車——腳踏車從此成為馬菲京少年隊的標誌。

圍城戰持續 217 天。少年們在飢餓、砲火、疾病中堅守崗位，沒有人退縮。

當時擔任駐軍指揮官的 Robert Baden-Powell 對這群男孩留下深刻印象。8 年後（1908）他撰寫《Scouting for Boys》時，**在第一頁就提到馬菲京少年隊**，把他們作為「青少年也能擔當大任」的活生生證明。這是日後童軍運動的重要靈感來源之一。

圍城戰結束後，**24 名少年獲頒英國女王南非戰役紀念章的「馬菲京防衛章」**（Defence of Mafeking bar）。Warner Goodyear 後來在 1912 年於運動意外中過世，年僅 26 歲。

> 📚 **來源參考**
>
> - Wikipedia: Mafeking Cadet Corps
> - SCOUTS South Africa Wiki: Warner Goodyear – the first Scout
>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開頭章節

（二） 1907 白浪島實驗：跨越階級的 21 個男孩

真實歷史 · 1907

1907 年 8 月 1–9 日，B-P 在英格蘭南部多塞特郡的**白浪島**（Brownsea Island）舉辦了一次為期 9 天的實驗性露營，這被視為童軍運動的起點。

參與者是 21 個男孩，年齡 10–17 歲。但 B–P 做了一個在當時極為大膽的決定——他刻意混合**不同社會階層**的男孩：

伊頓公學、哈洛公學的貴族子弟、東倫敦工人家庭的男孩、中產階級的學徒，全都被分在同樣的小隊裡，穿同樣的衣服，接受同樣的訓練。

在當時階級森嚴的英國社會，這幾乎是革命性的安排。工人家庭的男孩從未與貴族子弟同桌吃飯；貴族子弟從未與工人之子睡同一頂帳棚。

9 天後，B–P 在日記中觀察到：**「不同階級的男孩在小隊中迅速融合，沒有明顯分裂」**。原本「應該」彼此排斥的孩子們，在共同的露營任務、共同的營火、共同的飢餓與興奮中，成為了真正的夥伴。

這個實驗結果讓 B–P 確信：**童軍運動可以是「跨越階級的青少年運動」**。這個信念延續至今——百年來，童軍服在 170 多國的孩子身上，抹平了富有與貧窮、城市與鄉村、不同種族的外在差異。

> 📚 **來源參考**
>
> - WOSM: Scouting's History
>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 B–P's Brownsea Island camp diaries

（三） Impeesa：夜行的狼

真實歷史 · 1896

1896 年，B–P 39 歲，被派駐南非馬塔貝爾蘭（Matabeleland，今辛巴威）。當時當地的恩德貝萊族（Ndebele）戰士為他取了一個外號：

「Impeesa」——意思是「夜裡張著大眼睛、不出聲、注意一切的狼」。

這個外號的由來，是恩德貝萊戰士觀察到 B–P 的偵察能力——他能在夜裡無聲移動、在月光下追蹤足跡、在黑暗中辨識細微聲響。對以勇猛善戰聞名的恩德貝萊戰士而言，這是他們對外來軍人能給的最高讚譽。

B–P 一生引以為榮，許多場合自稱 Impeesa。

值得注意的是，**「Impeesa」是「敵方戰士」給 B–P 的尊稱**——不是長官的嘉獎，不是同袍的頒贈，而是對手的肯定。這也成為後來童軍運動「跨越國界、種族、立場的兄弟情誼」精神的早期種子：真正的勇者與智者，能夠跨越敵我的界線得到尊重。

幼童軍運動採用的「叢林主題」（源自吉卜林《叢林奇譚》）後來被選擇，部分也與 B–P 對非洲狼性偵察的記憶相關。

> 📚 **來源參考**
>
> - Robert Baden–Powell (1933). Lessons from the Varsity of Life（自傳）
> - Wikipedia: Robert Baden–Powell

（四） 哈里森·福特救童軍：腰帶上的反光

真實事件 · 2001

2001 年 7 月，13 歲美國童軍 **Cody Clawson** 與家人在懷俄明州黃石公園附近露營時迷路。他穿著短褲與涼鞋，沒有外套，在山林中走散了。

Cody 失蹤了 18 小時。下午下起冰雹般的雨，他躲進附近一個洞穴避難。

救援隊出動，但廣闊的森林裡，要找到一個小男孩極其困難。空中有一架直升機正在搜尋——駕駛是當時 59 歲、住在當地的好萊塢演員 **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他擁有飛行執照，常義務參與當地搜救工作。

Cody 在洞口看到天空中的直升機。他沒有大喊（也喊不到那麼遠），他想起**童軍訓練中學過的「反光信號」技巧——用金屬物品反射陽光，引起搜救者注意**。

他取下身上的腰帶，**用腰帶扣的金屬部分反射陽光**，對著直升機反射出閃光信號。

哈里森·福特在駕駛艙看到地面上一個微弱但規律的閃光——他立刻降落。

Cody 安全獲救。哈里森·福特對他說：**「你應該為這次冒險拿到一個技能徽章了。」** Cody 笑著回答：**「那個徽章我去年夏天就拿到了。」**

這個故事成為**「童軍訓練的技能在真實危機中救命」**的經典案例，至今仍在世界各國童軍訓練中被引用。

> 來源參考
>
> - ABC News, "Harrison Ford to the Rescue Again" (2001)
> - All That's Interesting: "The Story Of Cody Clawson"
> - GreaterGood: "Boy Scout Cody Clawson's Yellowstone Rescue"

（五） B–P 的最後訊息：肯亞山下的告別

真實歷史 · 1941

1941 年 1 月 8 日清晨，**Robert Baden–Powell 在肯亞奈瑞（Nyeri）的 Paxtu 小屋安詳辭世**，享年 83 歲。他的妻子奧莉芙陪在身旁。

B–P 過世後，奧莉芙在他的書桌中發現一封手寫信件——正是 B–P 預先寫好、要在他過世後送給全世界童軍的**「最後訊息」（Last Message）**。

這封信沒有大道理，沒有命令，沒有政治。它只是一個 83 歲的老人，對全世界他疼愛的童軍夥伴，溫柔地說一聲再見。

其中一段成為童軍運動最常被引用的話：

「真正獲得幸福的方法，是把幸福分送給別人。盡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比你發現時更美好一點，這樣當你的生命走到終點時，你會感到至少自己沒有虛度光陰，而是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B–P 的墓地在肯亞奈瑞，墓碑面對肯亞山。墓碑上刻著他的姓名與生卒年，還有一個獨特的符號——一個圓圈中間有一個點：⊙

這是童軍偵察記號中代表「I have gone home」（我回家了）的標記。B–P 留給全世界童軍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回家了。」**

📚 來源參考

- Baden-Powell, R. (1941). Last Message to Scouts
- Wikisource: Last Message to Scouts
- WOSM: Baden-Powell's Last Message

（六） 楊惠敏送國旗：上海四行倉庫的女童軍

真實歷史・1937 淞滬會戰

「**獻身國家**」——童軍諾言第三段

1937 年 8 月，日軍發動淞滬會戰，戰火席捲上海。到 10 月底，國軍主力部隊向西撤退，只留下一支孤軍——由**謝晉元團副指揮的 423 名第 88 師官兵**——堅守著閘北的**四行倉庫**。當時為了振奮士氣，對外稱「八百壯士」。

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河南岸是租界區，中外人士每天從窗口、從街道，焦急地看著這支孤軍對抗日軍。

上海市民紛紛捐贈食物、藥品。但日軍包圍了倉庫四周，物資根本送不進去。

當時上海的童軍夥伴決定冒險。他們組織了一支援助隊，由 11 位童軍開著三輛汽車，把市民的慰問物資悄悄送進倉庫。

其中有一位**女童軍楊惠敏**，當時才 22 歲。

10 月 28 日深夜，她接到一個任務——把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送進四行倉庫，讓國旗在倉庫頂端飄揚，讓全世界看見：「**上海還沒有淪陷。中華民國還在這裡。**」

她把國旗緊緊綁在身上，在槍林彈雨中，從蘇州河南岸游或匍匐爬到北岸——途中數度經過日軍砲火，九死一生。

她終於到達倉庫，把國旗親手交給謝晉元。

隔天清晨，上海所有人抬頭看見——在四行倉庫頂端，青天白日的國旗在風中飄揚。

那面國旗只飄揚了幾天，但**它告訴了全世界**：

一個民族還沒有放棄。一座城市還在抵抗。一群孤軍還在守著最後的陣地。

而把這面國旗送進去的，是一個 22 歲的女童軍。

楊惠敏的故事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戲劇、教材。她成為中華民國女童軍歷史上最被人記得的名字之一。

「獻身國家」不一定是戰場上的衝鋒。有時候，是一個少女把一面旗，在最危險的夜裡，送到還在堅守的人手中。

📚 來源參考

- 楊惠敏（1915–1992），上海女童軍。1937 年 10 月 28 日冒險送旗事件
- 《八百壯士》（多次改編電影：1938、1976、2020）
- 維基百科：楊惠敏

> - 參考自新北市忠義國小體育教師整理之童軍故事集：web.ghes.ntpc.edu.tw/ghes_data/pricipal/phyteach/wolf/story.htm

二、 服務情境故事

本章節收錄反映「日行一善」「服務」精神的情境故事。故事人物與細節為虛構，但情境是童軍生活中真實會發生的時刻。可作為團集會討論、營火夜分享的素材。

（一） 領巾上的結

情境 · 日行一善

> 「**童軍是助人的**」——童軍規律第 3 條

某次團集會的最後，老團長從口袋裡掏出一條磨得發白的舊領巾。領巾圈正常地穿在中央，但靠近一角的位置，另外還繫著一個小小的**平結**。

「我講一個現在已經很少人在做的傳統，」團長說，「叫做**日行一善結**。」

「以前的童軍夥伴，**每天早上繫好領巾、扣上領巾圈之後**，會在領巾的一角再打一個平結。」

「這個結跟綁領巾沒關係，不是用來固定的，是**一個提醒**。」

「提醒自己——今天要記得『日行一善』。」

「等真的做了好事之後，才把那個平結解開。」

「如果到睡覺前那個結還在，就表示今天還沒做。繫著結睡覺，第二天起床看到，心裡就會記住——**昨天的承諾還沒兌現**。」

阿翔聽著。他繫的領巾圈是去年大露營買的紀念款，皮繩編的土耳其結，他喜歡那個樣子。從來沒想過領巾上還可以另外打結。

「老師，那您現在這條為什麼還繫著結？」有人問。

團長笑了一下：「這個結是我 16 歲那年的某天早上打的。」「那天我做了該做的事，本來要解開——」「但我突然想：『解開了，明天我會不會就忘了？』」「於是我留著它。」

「30 多年了，沒解開過。」「不是為了紀錄那一天，」團長搖頭，「是**提醒每一天的自己**——」「日行一善這四個字，不是給別人看的，是給自己的。」

那次團集會結束後，阿翔回家，把領巾從衣架上取下來，攤在書桌上。

他看著領巾的一角猶豫了三十秒，最後伸手，**輕輕打了一個小平結**。

結很小，靠近領巾尖端，繫上童軍制服之後，不仔細看的人不會注意到。但他自己會。

隔天早上他繫領巾、扣上領巾圈、出門搭公車。

一位拎著兩袋蔬菜的阿姨上車，沒有空位。他猶豫了三秒，心跳有點快，最後站起來：「阿姨，您坐這裡。」阿姨笑了。那種笑容他在學校、補習班、家裡都很少看到——一種「**真的被看到**」的笑容。

下車前，他下意識摸了摸領巾的一角。那個小小的平結還在。

他猶豫要不要解開。最後沒有。

那個結繼續跟著他——回家、吃晚飯、寫作業。睡前他換衣服時把領巾掛回衣架，結還繫著。

半夜他醒來喝水，經過衣架時瞥了領巾一眼。那個小結在月光下幾乎看不見，但他知道它在。

那一刻他明白了團長說的「給自己的」是什麼意思。

那個結不是要記錄「我今天有沒有做好事」。是要他每天早上多停留一秒——有意識地**記得**：今天，要找一個機會行善。

它讓「日行一善」**從一句口號，變成一個身體的提醒**。

從那天起，阿翔每次穿童軍制服，都會在繫好領巾、扣上領巾圈之後，多花三秒，在領巾的一角打一個小平結。

做了好事，回家解開。沒做到，繫著睡覺。

沒有人看見。別的童軍夥伴打開的領巾上永遠只有領巾圈，只有他的領巾上，多了那一個別人看不到的小結。

十年後的某個清晨，當他成為服務員，坐在新團員面前，他會從口袋裡拿出一條舊領巾——

上面，靠近一角，繫著一個磨得發白的平結。

「我講一個現在很少人在做的傳統。」他會這樣開場。

「叫做日行一善結。」

（二） 沒人看見的服務

情境．默默服務

> 「我願盡力協助別人」——童軍諾言

凌晨兩點，雨下得最大。小婷起床上廁所，手電筒的光在帳棚邊一晃，她瞥見遠處雨棚的一角已經垂得快碰到地面。雨水沿著繩子流下，下面就是堆放食材的木箱。

她在帳棚口站了幾秒。她的睡袋還是熱的，今天搭帳累了一整天，此刻渾身只有一個念頭：回去躺下。

但她抹了一下臉，雨還是落在臉上。她想：「再過兩個小時，那些米和蛋就泡湯了。」

她沒有叫醒小隊長。沒有拿出手電筒打信號。她繞到雨棚的另一邊，在大雨裡用冰冷的手指重新把繩子拉緊、打結、固定到旁邊的營釘。

十分鐘後，雨棚撐回原來的高度。她抹一抹頭髮，回帳棚換了乾衣服，繼續睡。

隔天早上，太陽出來。早餐熱熱地端上桌，有蛋、有粥、有醃菜。小隊長對全體說：「昨晚雨好大，幸好我們的雨棚夠堅固。」大家點頭吃飯，沒人發現雨棚的繩子是新打過的。

小婷低頭喝湯，沒有說什麼。

她想起團長講過的話——「有些善意，是不會被看見的。但這就是『盡力』兩個字的真正意思。盡力不是為了別人看見，是因為你看見了。」

（三） 一條不夠長的線

情境．長期服務

> **「我願盡力協助別人」**——童軍諾言

童軍團定期到社區的老人共餐據點服務。第一年大家很有熱情，照片拍滿了臉書。第二年人數開始減少。第三年只剩五個固定報到的高中童軍，每個月一次，每次三小時。

阿凱是其中一個。他不是最熱心的。他只是答應了——而童軍夥伴答應了的事，他不會中途退出。

那個下午陽光斜斜地照進活動中心。陳爺爺坐在輪椅上，已經 89 歲，左半邊身子不太靈光。阿凱蹲下身扶他從輪椅上站起來。

陳爺爺看著他，眼神有些渙散，突然問：「你是阿明的孫子嗎？」

阿凱知道——陳爺爺的孫子叫阿志，三年前車禍走的。社工曾經跟他們講過這件事。

他沒有糾正爺爺。他扶著爺爺的手肘，說：「對，爺爺。我來扶您。」

陳爺爺好像放心地笑了。阿凱扶他走了五步，到飯桌旁坐下。中間什麼話都沒講。

回程的公車上，阿凱戴著耳機，但什麼歌都沒聽進去。

窗外的城市一格一格滑過。他看著自己的手——剛才那雙手扶著一個失去孫子的老人，替他演了一個下午的孫子。

阿凱想：服務不一定是改變世界，不一定是讓誰恢復健康，不一定是被表揚、被報導、被記得。

有時候，只是讓某個人，在某個下午，不那麼孤單。

（四） 那杯沒有送出去的水

情境．助人的學習

> **「童軍是有禮的」**——童軍規律第 5 條

七月午後，台北街頭的柏油路熱得能煎蛋。紅綠燈下，有位賣玉蘭花的伯伯坐在小板凳上。他的玉蘭花裝在一個泡沫盒裡，盒子上蓋了一塊濕毛巾。

小恩經過了三次。第一次她沒注意。第二次她看見了，心想：「下次經過買一瓶水給他。」然後她就走過去了。第三次，她終於把車停下，到便利商店買了一瓶礦泉水。

「伯伯，您喝。」她遞過去。

伯伯抬起頭。他的臉曬得很黑，眼睛在皺紋裡瞇了一下。

他沒有立刻接過去。他說：「妹妹自己喝，伯伯有水。」從攤子下拿出一個老舊的保溫瓶，已經磨得不像保溫瓶了。

小恩臉一下子紅了。她把那瓶水尷尬地塞進自己的包包裡，說了一聲「不好意思」就騎走了。

回到團集會，她把這件事告訴團長。她以為團長會說「沒關係，下次直接買玉蘭花就好」之類的客套話。

但團長說：「你願意停下來，已經做到了。下次也許他需要的不是水——是你跟他講一句話。」

「跟他講什麼？」

「不一定要講什麼。可以問他玉蘭花一束多少錢，可以問他坐這裡多久了，可以只是說『今天好熱』。」

「重要的不是你給了什麼，是你願意把他當作一個人。」

隔週午後，小恩又經過那個紅綠燈。這次她停下車，買了一束玉蘭花。伯伯接過錢，找錢給她，動作有點慢。

小恩沒有催。她聽見遠處紅綠燈的滴答聲。聽見伯伯的呼吸。聽見自己第一次學會的——「**對待一個人**」這四個字的真正意思。

（五） 淨灘第六次

情境．面對挫折

> 「**童軍是堅毅的**」——B–P 的核心信念

那天的彰化海岸有風。不是涼涼的風，是把塑膠袋從一頭吹到另一頭的風。

小隊長阿翔站在沙灘上，看著遠處又一波塑膠瓶被海水推上來。剛剛這群人撿了 47 袋。第一次淨灘他們撿了 45 袋。第六次，47 袋。

五年了。海岸從來沒乾淨過。永遠都有新的、更新的、比上次更多種顏色的塑膠飄上來。

剛入團不久的小宇走過來，臉曬得通紅，手指因為撿垃圾被沙磨破了一點點。他坐在阿翔旁邊問：「學長，每次來都撿不完，那為什麼還要來？」

阿翔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遠處幾隻海鳥在淺水裡走，看著自己的腳印被新的浪沖掉，看著小宇紅紅的臉。

過了一會他說：「也許重點不是『撿完』。」

小宇沒講話。

「是有沒有人願意來。」

「五年前我也問過我們團長同樣的問題。他說：『每一次有童軍站在沙灘上，這片海岸就有人在乎它一次。在乎它一百次，它就有一百次。』」

阿翔把空垃圾袋遞給小宇：「來，再撿一袋。」

小宇接過袋子。兩個人沒再說話，蹲下身去撿瓶蓋、撈漁線、抓那一片永遠抓不完的塑膠。

遠遠的，海浪繼續推上新的東西。但這個下午，至少有一群少年在這裡，在乎這片海岸第六次。

（六） 那張卡片

情境．小事的重量

> 「**童軍是有禮的**」——童軍規律第 5 條

小婕負責設計感謝卡。活動結束後，要送給協助場地的學校警衛先生。

她坐在書桌前想了十分鐘，最後寫下：「謝謝您讓我們順利完成活動。」簽了名，蓋了團徽印章。

送出去之後，她覺得有點空洞。那句話太正式、太像範本，可是她也想不出別的。

一個月後，她路過學校警衛室，透過小窗看見桌上貼著一張卡片——正是她寫的那一張，被貼在最顯眼的位置，旁邊還有兩三張其他的便條。

警衛先生抬頭看見她，愣了一下，然後笑著揮揮手叫她進來：「妹妹，你那張卡片我貼在桌上了。」

小婕站在門口，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警衛先生說：「我做警衛 20 年了。20 年來，第一次有人寫卡片給我。」

他講得平靜，像在敘述天氣。但小婕在那一瞬間，突然覺得自己之前的「空洞」是因為她**低估了一張卡片的重量**。

她以為那張卡片是公式化的禮儀。但對於另一個人，那是 20 年來的第一次。

從那次起，小婕寫每一張感謝卡都會多花十分鐘。寫不出特別的詞時，至少寫上對方的名字。至少讓對方知道，寫卡片的這個人，看見了他。

三、 諾言情境故事

本章節收錄反映童軍諾言三大方向（對精神信念、對人、對己）的情境故事。可用於宣誓典禮前的精神鋪陳，或新團員教育素材。

（一） 山頂上的安靜

情境．對精神信念

> 「**敬天樂群**」——童軍諾言第一段

行義跋涉的最後一段是合歡北峰。阿凱的小腿像兩根灌了水的木頭，每一步都覺得快折斷。

稜線上的風冰冷，他咬著牙撐到三角點。他原本的計畫是：上山、拍照、打卡、下山、洗澡、吃熱食。

但他抵達的那一刻，雲層剛好散開。

整個能高安東軍的稜線在午後的陽光下展開。從南到北，山一座接一座，看不到盡頭。

他站著，沒拿手機。他放下背包，沒坐下。只是站著，看。

過了不知道多久，他才終於坐下。

沒有想著待會要走什麼路徑。沒有想著今天的成績。沒有想著家裡的事。

就只是坐著。

感覺自己很小。感覺風從很遠的地方來，再到很遠的地方去。感覺這座山在這裡已經幾十萬年了，也會繼續在這裡幾十萬年。

他想：原來「敬天」這兩個字，不是一個概念。是**站在某個地方**——在某種光線、某種寂靜、某種廣闊面前——那種突然發現「自己很小」的時刻。

下山的路上，夥伴問他：「你剛剛在三角點怎麼坐那麼久？」

阿凱想了一下說：「沒在做什麼。」

夥伴笑：「那不是浪費時間？」

阿凱也笑了，沒回答。

他知道，那不是浪費，是他第一次真正讀懂童軍諾言裡那兩個字。

（二） 扶起腳踏車的人

情境．對人的責任

> 「扶助他人」——童軍諾言第二段

小宇放學回家的路上，看見一輛腳踏車倒在電線桿旁。車輪還在轉，鈴鐺垂著一根線。看起來剛倒不久。

他停下腳步。心裡第一個念頭是：「不關我的事。」第二個念頭是：「會有人扶起來吧。」第三個念頭，是想起了一句話。

那句話是團長講的：「**童軍諾言裡的『扶助他人』，不只是『有人需要時去幫』——更是『看到任何不對的事，先停下來』。**」

他環顧四周。沒有受傷的人。可能是哪個學弟妹放學時不小心倒的。

他蹲下，把車扶起來。車架蹭到他的褲子，留下一道灰印。他把車推到電線桿旁，靠好。

正要離開時他停住了。他想：要是車主回來找不到車，會不會以為被偷了？

他從書包裡撕了一張作業簿的紙，用鉛筆寫：「車主你好，車剛剛倒在地上，我幫你扶起來放在這。一個路過的童軍。」

他把紙條折好，塞進車籃。走了五步，又回頭把紙條從車籃拿出來，改用一條橡皮筋固定在握把上。他想：「在車籃裡可能會被風吹走。」

做完這些，他繼續走回家。

那天晚上他寫日記時想到一件事——剛剛那五分鐘，沒有任何人看到他在做什麼。沒有人知道他扶了車、寫了紙條、改了位置。

「但我知道。」

他把這幾個字寫在日記的最下面，畫了一個三指禮的符號。

（三） 沒去成的補習班

情境．對自己的責任

> 「鍛鍊自己，獻身國家」——童軍諾言第三段

那年高二的暑假，小婕家裡出了狀況。父親生病住院，原本要繳的補習班暑期班費，一萬八千元，沒辦法續繳了。

父母沒讓她退掉，說會想辦法。她知道父母心裡的想法——會去借、會去調、會去咬牙撐過。

她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她沒去補習班。她直接去櫃台辦理退費。櫃台小姐問她：「同學，你確定要退？開課後不能退費喔。」她說確定。

退費的錢拿到後，她把存摺塞進書包深處。回家的路上她繞到書局，買了 8 本書、一個記事本、一支好寫的筆。

那天晚上吃飯，父親問她：「補習班今天上什麼？」她說：「就老師上課。」父親點頭。

她沒告訴父母她退費了。

那兩個月，她每天早上 7 點起床，在書桌前坐到中午。她制定了詳細的進度表：英文每天讀一單元，數學每天解十題，理化每天讀兩節。

她做不出來的題目，就標記下來，到圖書館找參考書，或上網看免費的教學影片。

八月底，補習班同學開了群組，裡面在討論結業考。她默默看著對話。她點開試卷，發現自己每一科都會。

那一刻她想起一年前團長說過的話：**「童軍諾言裡的『鍛鍊自己』，不只是體能。是當有什麼東西被拿走時，你還能不能，把自己撐起來。」**

她沒跟父母提過這件事。她只是在那年九月開學前，把那本記事本鎖進抽屜，上面用鉛筆寫了一個小小的「準備」。

（四） 營火夜的提問

情境．對精神信念

> 「敬天樂群」——童軍諾言第一段

某次夏夜露營，營火燒到剩下橘紅色的炭。小隊圍坐成一個半圓，木柴偶爾爆出一聲輕響。

副團長慧君用木棍撥了撥灰燼，抬頭問：「我問大家一個問題——童軍諾言裡『敬天』的『天』是什麼？」

沒有人立刻回答。火光在每個人臉上輕輕跳。

阿翔說：「對基督徒應該是上帝。」

小婷說：「我家信佛，所以是佛。」

小宇說：「我沒特別信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條對我比較沒感覺。」

阿凱說：「我以為『敬天』就是那個天空的天。」

大家輕輕笑了一下。

慧君沒糾正任何人。她讓大家的話在火堆旁停留了一陣子，才慢慢說：

「對我來說，是某個比我自己更大的東西。」

「當我做錯事的時候，會有點愧疚——不是因為怕被誰罵，不是因為怕被處罰，是因為，覺得對不起那個更大的東西。」

「那個更大的東西，對基督徒可能是上帝，對佛教徒可能是因果，對沒有特定信仰的人，可能是**『我希望成為的那個人』**。」

「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只要你心裡有那個東西，你就懂『敬天』兩個字了。」

營火靜了一下。

一個整晚都沒發言的學妹終於開口：「我懂這個感覺。」

「我以為只有我這樣。」

火堆又爆了一聲輕響。沒人接話。夏夜的風吹過，把火光吹得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四、 規律情境故事

本章節收錄反映童軍規律 12 條的情境故事。可作為規律解說的具體範例，避免抽象說教。

（一） 考卷上的選擇（誠實）

情境 · 規律 1：誠實

> **「童軍是誠實的」**——童軍規律第 1 條

期末考的下午。教室裡只有電風扇的聲音和考卷翻面的沙沙聲。

小恩寫到第 14 題，卡住了。不是不會，是中途思路斷了，回不去。她看了一眼手錶——還有 12 分鐘。

她偷瞄了一下隔壁。隔壁的同學寫得很快，答案幾乎攤在桌上，只要她稍微側頭，就能看到完整的式子。

她猶豫了。心裡兩個聲音在拉扯：一邊說「就看一眼，沒人會發現。」一邊說「不行。」

她再看了一眼那道題，把它跳過去，繼續寫第 15 題。

鐘響時，她交了卷。走出考場，同學追上來：「妳剛剛有看到我的答案嗎？」

她說：「沒。」

「白白浪費。」同學笑她。

小恩也笑了笑，沒解釋。

她沒有解釋的，是那個下午她沒看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為怕被監考老師抓到。不是因為怕被處罰。不是因為「考試誠實是對的」這種大道理。

是因為——**下午她要去團集會。**

她不想穿著童軍制服的時候，心裡有一個結。

那個結，別人看不見，但會跟著她整個下午。會跟著她繫領巾、行三指禮、會跟著她跟學弟妹解釋什麼是童軍諾言。

她寧願錯一題，也不要那個結。

（二） 小隊裡的爭吵（友愛）

情境・規律 4：友愛

> 「**童軍是友愛的**」——童軍規律第 4 條

雄鷹隊小隊聚會，討論下週露營的菜單。阿翔主張義大利麵，理由是「快、簡單、不會失敗」。小宇主張咖哩飯，理由是「吃飽、有米飯、夠正餐」。

兩個人原本只是各持己見。但說著說著聲音越來越大。阿翔開始翻舊帳：「上次你煮的麵也沒多好吃。」小宇也回敬：「那是因為你沒幫忙顧火。」

整個小隊靜下來。坐在角落的小恩盯著地板。新進的學妹偷偷看了副小隊長一眼。

副小隊長慧君沒有立刻介入。她讓兩個人講完，聽完最後一句之後才說：「我們先休息 5 分鐘。」

5 分鐘。阿翔走到外面去喝水，小宇在另一頭擦汗。其他人在原地看著手機。

5 分鐘後，慧君把兩個人叫到一旁，沒讓其他人聽。

她沒講道理。她只是說：「你們兩個的想法都對。」

「義大利麵的優點在準備時間。咖哩飯的優點在飽足感。都對。」

「但我們是**一隊的**。」

「不一定每次討論都要有一個人贏。」

阿翔和小宇都沒說話。

慧君繼續說：「重要的不是誰的菜單上桌，是星期六晚上，我們八個人能不能笑著一起吃飯。」

那次的菜單最後是：兩種都做一半。

露營那天晚上，兩個方案都吃得差不多乾淨。阿翔煮義大利麵，小宇煮咖哩飯，兩個人在炊事帳裡各忙各的，沒講話。

收拾的時候，阿翔把鍋子洗好，在小宇背後輕輕說了一句：「對不起，那天我太衝動了。」

小宇愣了一下，然後說：「我也是。」

那天的雄鷹隊隊呼，喊得比平常都大聲。

（三） 公車上沒讓的座（禮節）

情境．規律 5：禮節

> 「**童軍是有禮的**」——童軍規律第 5 條

週六下午，小宇穿著童軍制服坐公車回家。剛從團集會結束，襯衫還整齊地紮進褲子裡，領巾還繫得好好的。

他坐在博愛座旁邊的一般座位，正在滑手機。在打一個朋友傳來的限時動態。

車子停了一站，上來幾個人。他沒抬頭。

車子又停了一站，又上來幾個人。他繼續滑。

過了三站之後，他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抬起頭。

他對面，坐輪椅的位置旁邊，站著一位老奶奶。她拎著一個裝著青菜的袋子，另一隻手扶著扶手。看起來已經站了一陣子。

小宇的臉一下子熱了。熱到耳朵都紅。

他立刻收起手機，站起來：「奶奶，您坐。」

老奶奶笑笑：「謝謝弟弟。」小心翼翼坐下。

小宇站著，扶著拉環，看著窗外。他穿著童軍制服。左胸口袋上方有童軍徽。右肩有國旗章。

他想到一句話：「**每個穿童軍制服的少年走在街上，都代表著童軍運動。**」

他剛才有沒有「代表」？

沒有。他只是**「碰巧穿著童軍制服坐在公車上」的小宇**而已。

老奶奶上來時，是另一個小宇對童軍精神不負責。

車子過了三站，他才下車。他沒回頭看那位老奶奶，心裡有一個悄悄的誓言：**下次坐公車，不再滑手機。**

那天晚上他寫日記。他想著：「禮節」不是動作標準。是**看見**。是把自己的眼睛從手機螢幕上抬起來，看見身邊的人。

（四） 那塊沒撿的紙屑（公德）

情境．規律 6：公德

> 「**童軍是公德的**」——童軍規律第 6 條

星期三下午第七節，操場空蕩蕩的。只有遠處的籃球架孤單地站著，陽光斜斜地照進跑道。

阿翔放學要去搭公車，從操場斜穿過去。他經過司令台前，看見地上一張紙屑——應該是某個學弟妹丟的，捲成一小團。

他想撿，又想：「那不是我丟的。」

腳步沒停，繼續往前走了三步。

然後他停下來。

他回頭看了那張紙屑一眼。沒有什麼在催他。沒有人在看他。老師不在，同學不在，甚至連監視器拍不拍得到都很可疑。

他走回去，蹲下，撿起那張紙屑。

紙屑被踩過，沾了一點泥。他把它捏在手心，走到旁邊的垃圾桶，丟進去。

整個過程花了 12 秒。

沒有人鼓掌。沒有人記錄。紙屑進垃圾桶的瞬間，操場照樣空蕩蕩。

他繼續往公車站走。太陽斜照著他的影子。他並沒有特別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

但他突然想到——

「規律第 6 條不是寫在牆上、不是寫在手冊裡、不是團長交代的，是在一個沒人看的下午，在一張不是他丟的紙屑前，由他自己選擇的。」

一條規律，只有在沒人看的時候，才真的成為一個人的規律。

（五） 那次他站出來（勇敢）

情境．規律 7：勇敢

> **「童軍是勇敢的」**——童軍規律第 7 條

高中三樓的走廊。下課十分鐘。走廊另一端，三個高大的男生正在一個矮小的學弟身邊圍成一圈，手裡拿著他的書包，把書包丟來丟去，邊丟邊笑。那個學弟伸手要拿，搆不到。

阿凱看見了。他停在走廊中間，書包還掛在肩膀上。

他想了一下：繼續走過去？假裝沒看見？告訴老師？

那三個男生比他高、比他壯。他知道他們是哪一班的。他知道自己這個瘦巴巴的身材，介入只會被嘲笑。

他站在那裡 10 秒。心跳很快。

然後他走過去。

「不要這樣。」他說。聲音沒有他想像的那麼穩。

其中一個轉過頭：「你誰啊？」

阿凱聽見自己回答：「我是童軍團的，他是我學弟。」

那不是一句很厲害的話。不是電影裡英雄說的話。只是一句平淡到甚至有點笨的話。

但那三個男生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個聳聳肩，把書包丟回給學弟，走了。另外兩個跟著走，邊走邊罵了一兩句髒話，但走了。

學弟眼眶紅紅的。阿凱什麼都沒多說，蹲下幫他撿散落的鉛筆，裝回書包，遞給他。

學弟哽咽地說了「謝謝」。阿凱拍拍他的肩膀，繼續走自己的路。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才感覺到剛剛的心跳有多快。他發現自己的手在抖。

他想：**「原來『童軍是勇敢的』，不是『我不害怕』。是『我害怕，但我還是站出來。』」**

十年後，當他成為服務員的某個雨夜，看到一個剛入團的學妹被同學嘲笑制服老土，他會想起這個瘦弱的下午——想起一個十六歲的自己抖著手做出的那個選擇。

（六） 露營的咖哩（快樂）

情境 · 規律 10：快樂

> 「**童軍是快樂的**」——童軍規律第 10 條

小宇第一次擔任主廚，是在小隊三天兩夜的露營。他做的是咖哩飯。簡單、不會失敗——至少他這樣以為。

問題出在鹽。他緊張，加了一次鹽。幾分鐘後忘了，又加了一次。出鍋後他試喝了一口，當場僵住。

開飯的時候，小隊員一臉勉強。小恩夾了一口，皺著眉。阿翔吃了兩口，沉默地拿起水壺。副小隊長慧君微笑著嚼著，沒說話。

那種尷尬的氣氛，比咖哩還難消化。

小宇知道，他可以裝沒事，可以默默吃完，可以等大家收碗時偷偷把廚餘倒掉。

他也可以——把這頓飯**變成另一種東西**。

他放下湯匙，站起來，深吸一口氣說：「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全隊抬頭。

「我今天太緊張，加了兩次鹽。」「下次我會先試吃。」「對不起，現在大家可以選——吃完它，或是配很多湯。」

停頓兩秒之後，副小隊長慧君大笑。阿翔也笑了。小恩也忍不住笑出來。

「主廚，你下次還是煮飯。」慧君說。「我來顧鹽。」

那頓飯，所有人配著很多很多的湯，把咖哩吃完了。一邊吃一邊笑，一邊取笑小宇的調味比賽，一邊互相加水。

那一夜的營火，小隊還編了一個短劇叫《鹽水之亂》，小宇自己演自己。

一個月後再露營，小宇煮的咖哩剛剛好。大家什麼都沒說，但那天的飯，碗都見底了。

「**童軍是快樂的**」不是說童軍永遠不會煮鹹咖哩。是煮鹹了之後，能不能站起來，把它變成一個故事。

（七） 被分到最少的那一份（公平）

情境 · 規律 12：公平

> 「**童軍是公平的**」——童軍規律第 12 條

露營第三天早晨，雨下了整夜。帳棚的角落滲了水。小婷負責分發早餐。

炊事帳的桌上只有三個三明治——原本應該有四個，但其中一個在搬運時掉到泥地上，不能吃了。

「我們有四個人。」她算了一下。

其他三個小隊員還在帳棚裡換濕掉的襪子。小婷在桌前站了一會。

她的選擇很多：可以自己不吃。可以四個人都拿三分之三。可以乾脆說「先到先拿」。

她最後拿起最大的一個三明治，從中間切成兩半。把較大的那半放在最上面，較小的那半留給自己。

其他人陸續來了。阿翔拿了一個完整的，沒注意到桌上只剩三個半。小宇看了一眼桌面，問：「咦，怎麼有半個？」

小婷笑笑：「我早餐前喝了牛奶，吃半個就夠。」

其實沒有。

整個上午她肚子空空的。雨還在下，活動還在進行。

她沒有抱怨。她也沒讓任何人發現她其實不夠飽。

中午吃飯的時候她才補了一些。

那天晚上副團長問她：「早上的事我聽說了。」小婷臉一紅。

副團長說：「『童軍是公平的』，不是『每個人都得到一樣多』。是**『讓每個人都得到他需要的』**。」

「妳今天讓給夥伴的，比一個三明治多得多。」

小婷沒說話。她想到：原來那種讓自己吃半個三明治的飽足感，不是從食物來的。

是**從『做了該做的事』那種安定感**來的。

（八） 沒丟的水（勤儉）

情境．規律 8：勤儉

> 「**童軍是勤儉的**」——童軍規律第 8 條

訓練營最後一天的下午，準備拔營。阿凱在收水壺。他打開蓋子，看見裡面還有半瓶水。

他差點隨手倒掉。反正等等回家就有飲水機，反正下午背的東西已經夠重，反正——

反正。

他停下來，把蓋子又蓋回去。

他想到一個畫面：兩天前清晨，他們的小隊長阿翔，在水站前蹲著，認真地把水壺裝滿，又用布巾把瓶口擦乾淨。他當時還笑阿翔太認真。阿翔說：「水是費力氣搬上山來的。把它倒掉，不只是浪費水，是浪費別人扛上來的力氣。」

阿凱看著手裡的半瓶水。

他走到公用水桶旁，把那半瓶水倒進去——給最後一組要洗鍋子的人用。

小事而已。所有人都已經在打包，沒有人注意到他。

但那天晚上回家，他在浴室刷牙時想：

「『勤儉』不只是省錢。」

「是承認，我擁有的每一份東西，都是有人花力氣準備的。」

那塊毛巾、那杯水、那盤飯、那個位置、那個機會、那個身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他關了水龍頭。不是因為要省水費。是因為他突然意識到，水是水公司的人送進管線的，是工程師花心思設計的，是大自然好不容易循環來的。

「『**勤儉**』，」阿凱在心裡輕輕說，「**是對所有看不見的人，一個遲來的、安靜的，謝謝。**」

（九） 椅子工廠的兩個工人

寓言・誠實（職場情境改編）

> 「**童軍是誠實的**」——童軍規律第 1 條

多年前有一間家具工廠。老闆雇用了一群年輕人，用手工做椅子。

工資是這樣算的——**計件付酬**，每個禮拜結算一次。但有一個條件：每張椅子要先通過品管檢驗，才算數。

那群年輕人裡，有兩個特別出色——阿富和漢勵。

他們兩個每週做出來的椅子數量都很多，而且品質都很穩定，不合格的比率極低。

時間過了幾年，工廠擴大規模，老闆需要找一個監工。

他想到的人選，就是阿富和漢勵之中的一個。

要怎麼決定呢？

如果你是那位老闆，你會怎麼做？

那位老闆想了一個辦法。

某個禮拜一早晨，他召集所有工人開會。他宣布：「為了趕一批訂單，從今天起，**不必管椅子有沒有通過檢驗，只要做出來，就計件付酬。**」

工人們高興地散會。

那個禮拜結束，工廠的椅子產量爆增。但相對的——不合格率也直線上升。

老闆悄悄走到品管區，抽出阿富和漢勵分別做的椅子，一張一張檢查。

阿富做的椅子，**跟平常一樣好**。不合格率仍然極低。

漢勵做的椅子——**有一半不合格。**

老闆站在品管區看了很久。

他沒有把任何人叫來訓話。他只是默默把這個觀察記在心裡。

幾天後，老闆宣布：「品管檢驗恢復原本的規定。」同時——「監工的職務，由**阿富**擔任。」

漢勵很意外。他做的椅子數量，比阿富多了一倍。為什麼是阿富？

老闆只跟他說了一句話：

「誠實，不是有人盯著的時候才出現的東西。」

這個故事在童軍教育中常被引用——不只是因為它教「誠實」這個詞，而是因為它揭露了一個更深的事實：

一個人的**品格**，不是在被檢驗的時候展現的，而是**在沒有檢驗的時候**展現的。

當別人不檢查你的時候，你還會不會把椅子做好？

那才是「童軍是誠實的」這條規律，真正想問你的問題。

> 📚 **來源參考**
>
> - 此故事為現代職場道德寓言，常被引用為品格教育素材
> - 參考自新北市忠義國小體育教師整理之童軍故事集：web.ghes.ntpc.edu.tw/ghes_data/pricipal/phyteach/wolf/story.htm

五、 銘言「準備」故事

本章節收錄反映童軍銘言「準備」（Be Prepared）三層意涵——身、心、品格——的故事。可作為訓練營、技能考驗前的精神引導。

（一） 那捲三角巾（身的準備）

情境．銘言：身的準備

> 「準備」——身的準備：技能與裝備

阿翔的背包裡永遠有一捲三角巾。從他國二考過急救章開始，三年了。從來沒用過。

每次整理背包時，他甚至會猶豫：「是不是該拿出來？反正都用不到。」但每次他都把它放回去。

他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只是團長講過：「**準備好了的東西，不一定會用到。但會用到的時候，來不及準備。**」

高一那年的學校登山活動，下山的最後一段路。同學阿明踩到一塊鬆動的石頭，腳踝扭了一下。當下還能走，但十分鐘後越來越腫。

帶隊老師蹲下查看：「我們先包紮一下，誰有彈性繃帶？」

沒有人有。

阿翔背包裡那捲三年來一直靜靜躺著的三角巾——突然成為現場唯一的選項。

他默默把背包卸下來，拉開拉鍊，把那捲乾淨的三角巾遞過去：「老師，我會打急救章的包紮結。」

老師讓他來。

阿翔蹲下，把三年前考驗時練過 50 次的動作做了一遍。把腳踝固定、繃帶纏好、結打在外側——所有的步驟自動從手指流出來，像是肌肉自己記得。

那天他帶阿明走完最後 1 公里。

回到家他把那捲用過的三角巾拿出來洗，晾在陽台上。他看著那塊布在陽光下飄動。

三年。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的把它放回背包。三年。

然後在某一個下午，它救了一個人。

阿翔沒覺得自己做了什麼。

他只是覺得——**原來「準備」這兩個字，是真的。**

它不是口號。它是**那 156 個禮拜裡每次把三角巾放回背包的動作**。

（二） 暴雨中的鎮定（心的準備）

情境．銘言：心的準備

> 「準備」——心的準備：冷靜與判斷

露營第三天清晨，他們原本要拔營跋涉。

但凌晨開始下大雨。到早上六點還沒停。營地的小溪原本只有膝蓋深，此刻已經漫到腰部。預計要走的山路，泥水沿著縫隙往下沖。

小婷是當天的小隊長。

她和小隊員圍在炊事帳討論。無線電壞了。手機沒訊號。原本可以聯絡的服務員營地在另一座山頭。

小隊長阿凱開始慌。他來回踱步，講話越來越快：「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老師會來找我們嗎？」「我們是不是該往下撤？」「但下山路會不會更危險？」

小婷沒講話。

她想起團長講過：**「慌的時候，先做一件事——停下來。慌的時候做的決定，常常是錯的。」**

她深呼吸。

「大家先坐下。」她說。

五個人坐下。雨還在帳頂打。

「我們有四個確定的事實：」她數著手指。「一、我們現在的營地是高地，沒被淹。」「二、食物還夠吃今晚和明天。」「三、原計劃的路現在走有風險。」「四、服務員會在中午聯絡不到我們時派人來找。」

她停了一下，繼續說：「所以——我們今天不走。」「我們把帳棚再固定，把食物分配清楚。」「然後等雨小一點。」「明天看狀況再決定。」

沒有人反對。阿凱看著她，慌的眼神慢慢沉下來。

那天他們做了三件事：加固雨棚、清點剩餘糧食、寫好一封給服務員的便條（萬一情況惡化）。

當晚雨更大。但她們的營區沒事。隔天天晴，他們繼續行程。

回到家，小婷在日記裡寫：

「『心的準備』不是知道答案。」

「是慌的時候，還能想下一步。」

（三） 沒人看見的時候（品格的準備）

情境．銘言：品格的準備

> 「準備」——品格的準備：誠實與責任

阿凱走出便利商店，手裡拿著剛買的茶葉蛋和一瓶水。走了大概十步，他發現口袋裡的零錢不對勁——比他預期的多了 100 元。

他停下腳步，點了一下：「店員找錯錢了。多找了 100 塊。」

店裡那個店員年紀很輕，可能是工讀生。結帳時手忙腳亂，剛才還因為下一個客人催，匆忙地把零錢推給他。

阿凱腦中飛快掠過幾個念頭：

「100 塊不多，他不會發現的。」

「就算發現也不會記得是給誰了。」

「反正他下班會自己補貼，又不會扣多少薪水。」

「沒人會知道。」

阿凱站在便利商店門口三十秒。

他想到 B-P 在 Last Message 裡寫過：**「永遠遵守你的童軍諾言——即使在你不再是少年之後。」**

他突然意識到一件事——

「這是一個沒人在看的時刻。」

「但『沒人在看』，正是檢驗品格的那一刻。」

「有人看的時候誰都會做對的事。沒人看的時候，才知道我是誰。」

他往回走。

店員愣了一下：「真的嗎？我不知道耶。」他從收銀機裡拿出 100 塊，又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小錢包，硬塞了一張寫著「謝謝」的便條給阿凱。

阿凱推辭了三次才走出店外。

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下來。他繼續往家裡走。

他沒有覺得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

他只是一邊走一邊想——「**『準備』的第三層是品格。**」

「是當沒人看見的時候，我還是同一個我。」

「這個準備，不是某次活動之前才開始的。是從每一次小選擇裡，慢慢累積的。」

（四） 每天五分鐘的伏地挺身（長期準備）

情境．銘言：長期的準備

> 「準備」——長期的準備：持續累積

小宇是團裡最普通的男生。不是體能最好的，不是技能最強的，不是團長最看好的那種。

但他從加入童軍的第一晚開始，做了一件事——**每天睡前 20 下伏地挺身。**

一天 20 下，不多，一分鐘就做完了。不流汗，不痠痛。

但他每天都做。

考試前，做。感冒後，做。出門過夜，在朋友家的客廳偷偷做。感情低潮的時候，趴在地上做。看不見成效的時候，繼續做。

一年。兩年。三年。

高三那年的越野跋涉，20 公里的山路，背 12 公斤。不是最艱難的活動，但對許多人是極限。

小宇全程沒落隊。不是領頭那幾個，但他在中段穩穩地走，腳步比想像中輕。

夥伴下山時問他：「你怎麼那麼有耐力？我以為你體能普通。」

小宇想了一下說：「我從國二開始，每天 20 下伏地挺身。」

夥伴算了一下：「那不就 21,900 下了？」

小宇笑笑沒回答。

他想：21,900 下不算什麼壯舉。一天 20 下而已。只是**每天**都做。

「準備」對他來說，不是某次活動前的衝刺。

「是三年的睡前五分鐘。」

那天回家後他繼續做了當天的 20 下。今天累，但還是做。

他知道——今天的 20 下對體能影響不大。

但**「每天都做」這件事，已經不只是體能。**

「是**讓自己變成一種人**。」

「那種會在每天的小事上守承諾的人。」

六、 童軍精神隱喻寓言

本章節收錄寓言形式的童軍精神故事。不是事件記述，而是用比喻或場景傳達抽象精神。適合營火夜話、晚禱集會的素材。

（一） 那盞營燈

寓言 · 小隊精神

> 「**童軍是友愛的**」——童軍規律第 4 條

某次露營，每個小隊配了一盞營燈。

小隊長阿翔在第一晚就發現他們的燈比別隊暗。他檢查了一下，發現是電池快沒電了。

問題是，他們不能換電池。備用電池有限，要留給其他可能更需要的小隊。

阿翔想了一下，把燈從營柱的高處拿下來，放到隊伍中央的桌子上。

「我們每個人靠近一點。」他說。

其他隊員圍過來。原本散開的圈子收成一個小圓。

那盞昏暗的營燈在中央，只能照亮每個人的臉，看不到帳棚的邊緣。但那一晚，這個小隊聊了很多話。聊家裡的事、聊高三的志願、聊喜歡的人。

夥伴笑說：「我們的光雖然不亮，但我們離得更近了。」

阿翔沒說什麼，但他心裡記住了。

童軍精神不是每個人都要當最亮的那盞燈。

是當燈不夠亮的時候，**大家願意靠近一點，互相照亮。**

整個小隊就是那盞燈。

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點光。

（二） 一個結，與另一個結

寓言・傳承

> 「**童軍是忠孝的**」——童軍規律第 2 條

木章服務員老陳的領巾上有兩顆木珠，是 25 年前在吉爾威爾拿到的。皮繩磨得發亮，邊緣已經出現細小的裂痕。

他在某次團集會上，要把那條舊領巾傳給接手的副團長慧君。

慧君雙手抗著：「老師，您留著用就好。我自己有新的。」

老陳搖搖頭。他把那條磨白的皮繩輕輕放在桌上，兩顆小木珠靜靜地躺著，看起來不起眼，但仔細看會發現珠面有細微的紋路——那是 25 年裡每天綁解、每天進出汗水、每天從一個服務員的脖子轉到另一個任務的痕跡。

「這條皮繩上的兩顆珠子，」老陳說，「不是我的。」

「1888 年，B–P 從一位祖魯國王那裡得到一條 1,000 顆木珠的項鍊。」

「1919 年，B–P 在英國吉爾威爾，把第一期 18 個服務員每人發兩顆。」

「100 年了，」老陳說，「這些珠子從一個服務員傳到另一個服務員，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

「我手上的這兩顆，在我之前已經有過好幾位主人。」

「我只是**暫時持有它的人**。」

慧君沉默了。

老陳把皮繩遞過去：「現在輪到你暫時持有它了。」

慧君雙手接過。皮繩很輕。兩顆珠子加起來不到 5 公克。

但她知道——

她接到手裡的，不是 5 公克。

是 1888 年的非洲、是 1919 年的吉爾威爾、是 25 年前的老陳、是無數個她不認識但都是夥伴的人。

那條皮繩的下一段路，正在開始。

（三） 蘆葦與橡樹

寓言・規律的本質

> 「童軍是…」——童軍規律 12 條的整體精神

小恩剛升上童軍階段，覺得規律很多。12 條，背都來不及。她私下問團長：「為什麼童軍要那麼多規律？感覺像被綁住。」

團長正在收營具。他停下手裡的動作，指了指遠處山坡：「妳看那棵橡樹。」

小恩順著他指的方向看。一棵高大的橡樹孤獨地立在山頂，主幹粗壯，看起來最堅固。

「然後呢？」

團長又指向溪邊：「再看那一片蘆葦。細細的，看起來最弱。」

小恩看著那一片在風裡搖晃的蘆葦，彎了又彎，幾乎要倒，但風一過去就直起來。

「結果颱風來時，」團長說，「橡樹會被吹斷。蘆葦只是彎下又站起來。」

小恩想了一會。

團長慢慢說：「**規律不是綁住你的繩子。**」

「是讓你在風來的時候，彎得下，又起得來。」

小恩看著遠處那片蘆葦。

規律 12 條——誠實、忠孝、助人、友愛、有禮、公德、勇敢、勤儉、整潔、快樂、純潔、公平。

原來那不是 12 個禁令。

那是 12 個讓她在生命中遇到風時，能夠彎下又站起來的方法。

回家路上她背著包包，背包鼓鼓地撞著背。12 條規律也鼓鼓地裝在心裡，不再讓她覺得重，只覺得自己有了什麼東西。

（四） 地圖上的紅點

寓言・方向

> 「童軍是指南針上的指北箭頭」——B–P 對童軍徽的詮釋

阿凱第一次拿到 1:25000 的等高線圖，攤開在桌上，看起來像一張全是線的紙。

他看不懂。

團長坐在他旁邊，把指北針放到地圖上：「我教你一個方法。」

「不要先看地圖。」

「先看你站的地方。」團長指向窗外：「外面那條路、那座山、那條河——把它們在地圖上找出來，畫一個紅點。那是你現在在的地方。」

阿凱對照了十分鐘，畫了一個紅點。

「然後看你想去的地方。」團長指向遠處山頭：「那裡是合歡北峰。在地圖上找它，畫一個紅點。」

阿凱又找了五分鐘，畫了第二個紅點。

「現在，」團長說，「**中間怎麼走，再回來看地圖。**」

「不要先看地圖選最近的路。要先看兩個紅點，看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然後再看中間有什麼。」

阿凱那天下午學會了等高線圖。但他學會的不只是這個。

多年以後，他離開童軍團，進了大學，進了職場。

某些迷惘的夜晚——不知道讀什麼科系、不知道做什麼工作、不知道愛誰、不知道未來——他常常想起那一個下午。

「不要先看地圖。」

「先看你站的地方。」

「再看你想去的地方。」

「中間的路，再慢慢規劃。」

童軍方法裡有一句話：「童軍是指南針上的指北箭頭。」

那不是地圖。

那是**方向**。

每一個迷路的人都需要方向，不是一條路。

（五） 迦尸國王與大白香象

寓言．忠孝（佛經改編）

> 「**童軍是忠孝的**」——童軍規律第 2 條

古時候，印度有兩個國王。迦尸國王因為國力不強，屢屢敗在比提醯王手下。

比提醯王有一隻力大無窮的香象，在戰場上幾乎無人能擋。

迦尸王為了一雪前恥，對全國頒布命令：「**誰能為我抓到一隻強壯的香象，必有重賞。**」

當時山中住著一隻巨大的白香象，被獵人發現了。國王立刻派軍隊上山圍捕。

奇怪的是——這隻力氣足以撕碎軍隊的大象，竟然沒有反抗。牠溫馴地讓人帶下山，進了王宮。

迦尸王得到這頭白香象，高興得不得了。為牠建了豪華的象舍，舖了最柔軟的毯子，送上最好的飼料、飲水，甚至請樂師為牠彈琴。

但白香象不吃。

一天、兩天、三天。牠看著食物，眼神黯淡，不發一聲，只是不吃。

迦尸王著急了，親自走進象舍問牠：「我給你的待遇是國中最好的。為什麼你不吃？」

白香象開口說話——在那個古老的故事裡，神聖的香象是會說話的。

牠說：「我的父母年紀老了，住在山裡。他們的眼睛瞎了，無法自己找水草。」

「我被你們帶下山的這幾天，他們沒人照顧。想到他們飢餓的樣子，我吃不下任何東西。」

「大王，請放我回山中孝養父母。等他們將來自然老死了，我會主動回來，為你效命。」

迦尸王聽完，沉默良久。

一隻被視為財寶的香象，寧願絕食也要回去照顧瞎眼的老父老母。

而我們呢？

迦尸王下令放白香象回山。同時頒布全國律令：**「所有國民都要孝養父母。不孝者，重罪。」**

幾年以後，老象自然往生了。白香象信守諾言，主動回到王宮。迦尸王要派牠攻打比提醯國，牠卻反而勸國王求和。

最後，兩國因為一隻香象而化解了仇怨，兩國人民從此安居樂業。

故事很長，但其中最深的一句話是白香象那一句——

「我吃不下。」

「因為我父母還沒吃。」

> 📚 **來源參考**
>
> - 改編自佛教典籍中的「香象孝親」故事，類似題材見於《六度集經》《本生經》（Jataka Tales）
> - 參考自新北市忠義國小體育教師整理之童軍故事集：web.ghes.ntpc.edu.tw/ghes_data/pricipal/phyteach/wolf/story.htm

（六） 美濃國的酒泉

寓言・孝順（日本民間故事改編）

> **「童軍是忠孝的」**——童軍規律第 2 條

古時候日本美濃國有一個年輕人。母親在他很小時就過世了，家裡只剩他和父親相依為命。

日子過得很苦，連一頓白米飯都是奢侈。

父親愛喝酒，但家裡連米都買不起，哪有閒錢買酒？

每天早上年輕人出門上山砍柴，都對父親說同樣的話：「爸，今天我會努力工作，一定買些酒回來。請您再忍一下。」

砍一整天的柴，把柴背到鎮上賣，所換的錢只夠買一頓飯菜。酒，永遠買不起。

看著兒子一臉憂愁地回家，父親心疼得說：「孩子，不要煩惱了。酒不喝沒關係。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了。」

父親越是這樣安慰，兒子心裡越難過。

第二天天還沒亮，年輕人就上山了。他比平常更賣力地砍柴，直到傍晚，柴量是平日的兩倍。

「這樣應該夠買一壺酒了。」他高興地揹起木柴下山。

但天色已暗，路又難走。走著走著，他踩空一塊石頭，**滑下了山谷**。

當他朦朦朧朧醒來時，聽見附近有水聲。他撐著痠痛的身體，循著聲音走過去。

在懸崖邊，他看見一條小瀑布——水質清澈，從岩縫間流下。

他口渴，彎腰捧起一口水送進嘴裡。

愣住了。

那不是水。

那是**酒**。

而且是上等的好酒。

他不敢相信，又喝了一口。再一口。是酒，沒有錯。

他從腰間取下空葫蘆，把瀑布的酒裝滿，連夜下山回家。

回到家，父親看見他滿身污泥又一身傷，心疼地問：「你怎麼了？」

年輕人卻笑著拿出葫蘆：「爸，我今天發現了一條神奇的瀑布。您先喝喝看。」

父親半信半疑，倒了一杯。送到嘴邊——是酒。是上等的好酒。

他端著酒杯，看著渾身是傷的兒子，眼淚掉了下來。

「孩子，這一定是你的孝心感動了上天，才會賜給我們這份禮物。」

從那天起，年輕人每天去那條瀑布取酒。父親每天都有酒喝。他原本長年的駝背，竟然慢慢變直了。

這件事傳到了美濃國的君主耳裡。君主召見年輕人，當面表揚他：「**你的孝心感動了天地。一個讓父親喝上酒的人，比征服一片土地的人更值得敬重。**」

日本人後來把那條瀑布稱為「**養老瀧**」（やすろうのたき）。岐阜縣養老郡至今仍有這條瀑布，是日本人耳熟能詳的孝行故事的發源地。

但故事的重點不在那條神奇的瀑布。

是**那個願意每天上山，為父親拼命砍柴的年輕人**。

那個瀑布，只是上天對他孝心的一個回應。

> 📚 **來源參考**
>
> - 改編自日本民間故事「**養老瀧（養老の滝）**」傳說
> - 岐阜縣養老郡（現在的養老町）流傳的孝行故事，文獻可追溯至《古事記》與奈良時代
> - 參考自新北市忠義國小體育教師整理之童軍故事集：web.ghes.ntpc.edu.tw/ghes_data/pricipal/phyteach/wolf/story.htm

（七） 商人與漁夫

寓言・守信（民間故事改編）

> 「**童軍是誠實的**」——童軍規律第 1 條

從前有一個商人。他做的是長途生意，常常坐船渡江。

某次，船行到江中時遇上大風浪。船承受不住，翻了。商人落入水中，緊緊抓著一根斷裂的木頭，在水面上載浮載沈。

一艘小船從遠處靠近——是一位漁夫，正在江上捕魚。

商人看見救星，拼命揮手大喊：「救命！我是富商！只要你救我上岸，**我給你一百兩黃金！**」

漁夫立刻把船划過去，冒著風浪把商人拉上船，划回岸邊。

商人上岸之後，從懷裡掏出一個小錢袋，遞給漁夫。

漁夫打開一看——只有**十兩**。

「等等，」漁夫說，「您剛剛在水裡答應的是一百兩。」

商人臉色一變，不屑地說：「你不過是個打魚的。一天能賺多少錢？一下子拿到十兩，你還嫌？」

漁夫站在原地，看著商人的臉。他想了一下，什麼也沒說，把那十兩接過來，划船離開了。

幾年過去。商人繼續做他的長途生意，以為早就忘了那件事。

某天，商人又坐船渡江。這次的船觸了礁，又翻了。商人又落入水中，又緊抓著一根木頭，又在水面上掙扎。

他向四周大喊救命。

遠處又有一艘漁船。上面，正是當年那位漁夫。

商人認出他，驚喜地大喊：「老兄！是我！快來救我！這次我給你一千兩！」

漁夫的船划近了一些，但沒有下來救他。

岸邊有人對漁夫喊：「你會划船又會游泳，怎麼不去救他？」

漁夫平靜地說：「**他就是當年答應給錢又不給的那個人。我才不要救他。**」

江水推著商人，把他推得越來越遠。

漁夫坐在船上，冷冷地看著。看著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沈下水底**。

故事說到這裡，人們常常會問：「漁夫不救他，是不是太狠心？」

或許吧。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

「商人為什麼會落到沒人願意救他的地步？」

當年那一百兩，他付得起，但選擇不付。

當年那十兩，看起來他賺到了，但他失去的是更大的東西——

「下次需要被救的時候，還有沒有人，願意伸手。」

童軍諾言裡那一句「**憑我的榮譽**」，不是什麼華麗的儀式辭藻。

它是一個人能不能在**沒人記得、沒人逼迫、沒人證明**的時候，依然守住自己當年答應的事。

因為——

總有一天，你會再次落入水中。

那一天，會不會有人願意救你，取決於你今天，是不是那種值得被救的人。

> 📚 **來源參考**
>
> - 改編自中國民間故事，類似題材見於《伊索寓言》「狼來了」、明清小說中守信主題故事
> - 參考自新北市忠義國小體育教師整理之童軍故事集：web.ghes.ntpc.edu.tw/ghes_data/pricipal/phyteach/wolf/story.htm

七、 服務員的故事

本章節收錄成年服務員的情境故事，反映「成人支持」「身教」「傳承」等面向。適合服務員訓練、木章課程的引導素材。

（一） 忍住不出手

情境 · 成人支持

> 「成人支持」——童軍方法第 7 要素

副團長慧君坐在小隊聚會場地的角落看書，手裡是一本《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其實她沒有真的在看。她的注意力全在另一邊——新任小隊長阿凱正在主持一場小隊會議，討論下個月的服務活動。

阿凱主持得不好。他語無倫次。某個小隊員打斷他，他完全亂了陣腳。討論一個議題拖了 40 分鐘，沒有結論。

副團長的手指在書頁上捏了又放，放了又捏。

她想：「我下去 5 分鐘就能搞定。」「就提示他列議程、規定發言順序、限制每段時間。」「他就不會這麼挫折。」

她沒下去。

她繼續坐在角落，看書，偶爾抬頭。阿凱越來越紅，越來越緊張。小隊員開始無聊，有人偷滑手機。時間繼續走。

45 分鐘的時候，阿凱勉強敲定了一個結論。不是最好的結論，但有結論。他宣佈散會，臉上汗濕。

小隊員陸續離開後，慧君才放下書，走過去。

「今天有什麼想跟我聊嗎？」

阿凱低著頭：「我搞不定。」

「哪裡搞不定？」

「我控制不了討論的節奏。我以為我準備好了，但一開始就被打亂。」

慧君沒說「沒關係」「下次會更好」這種空話。她說：「下次試試先寫議程，每個議題給時間限制。」

「那你今天，已經做到一件事——」

阿凱抬頭。

「你撐到了結論。」

「很多新小隊長第一次主持會議，撐不到 20 分鐘就放棄了。你撐到 45 分鐘，還勉強得出結論。」

「這不是失敗。」

阿凱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以為您剛剛會下來幫我。」

慧君笑了：**「我下去就是搶走你的成長機會。」**

「我選擇坐在角落，是因為今晚你在學一件事——**『主持會議』這件事，只能在主持會議的過程裡學會。**」

三個月後，阿凱主持得最好。

他不知道——那三個月裡，副團長慧君忍住沒有出手介入至少 20 次。

成人支持，不是「教得多好」。

是**能不能讓青少年自己長出能力。**

（二） 那杯沒喝完的咖啡

情境．陪伴的告別

> 「**成人支持**」——童軍方法第 7 要素

六月的午後，團集會地的屋頂被太陽曬得有點亮。裡面的高三學長們在擺姿勢拍最後的合照。

團長老周坐在他常坐的那個老位子——靠窗、第三排的角落椅。手裡那杯咖啡是早上沖的，已經放涼了。他喝了兩口。

阿翔走過來：「老師，您怎麼不一起拍照？」

老周抬起頭，他看著那 8 個少年——阿翔、小恩、小宇、小婷、阿凱、慧君、小婕、雄哥——他從他們國一見到現在。

阿翔六年前是個瘦瘦的、聲音還會破的小男生。現在站在那裡的，是個 18 歲的青年，聲音穩，肩膀寬，眼神清澈。

老周笑笑：「你們去拍。我看著就好。」

阿翔遲疑了一下，跑回去合照。

老周端著咖啡，靠在椅背上，看著遠處。

他想到一件事——

當服務員 20 多年了。帶過 7 屆童軍。每一屆畢業時，他都要面對這個時刻。

而他從來沒習慣過。

每一次，他都會在這個時刻坐下來，讓那杯咖啡放涼。

他在心裡對自己說一段話。一段他帶第一屆畢業時，當時的老團長對他說過的話：

「老周，

「你做完了你這部分。」

「**剩下的是他們的人生。**」

「你不能跟著他們去大學、去軍隊、去社會、去他們的婚禮、去他們的孩子身邊。」

「你能給他們的，在過去六年裡，已經給了。」

「現在，**放手。**」

老周喝了一口涼掉的咖啡。它沒有變甜，但他不在意。

他站起來，走過去合照。坐在中間，8 個少年圍著他。快門按下的那一刻，他笑了。

那是一個服務員的笑——帶著一點累、一點驕傲、一點不捨、一點放下。

合照之後，少年們陸續離開。老周回到那個老位子，把杯子裡剩下的咖啡喝完。

他知道下個月，會有新的國一新生來報到。

他會再坐在這個位子，看他們從不會繫領巾，到六年後可以幫團長拍照。

這就是他做的事。

一個老服務員，**在一杯涼掉的咖啡裡完成的告別。**

（三） 15 年的領巾

情境．傳承

> 「**象徵架構**」——童軍方法第 4 要素

某個童軍團有一條傳承 15 年的領巾。

15 年前，第一任團長在解散離團時，把這條領巾鄭重地交給接手的副團長：「這條領巾陪我帶完五屆童軍。現在交給你。」

那是一條深綠底、灰邊的童軍團領巾。本來顏色鮮明，但 15 年下來，深綠變淺，灰邊變白。邊角磨得發毛。某些地方有不知道哪一年留下的、洗不掉的小污痕。

當小婷接手成為團長時，上一任團長把領巾遞給她。她接過來，攤開在手上看：

「老師，我可以洗一下嗎？太舊了。」

上一任團長笑了，搖搖頭：

「你洗了，下一個人就不知道，它經過多少風雨。」

小婷愣住了。

她仔細看那條領巾——邊角的某個小破洞，是 1991 年的那場颱風露營留下的；某個淺褐色的污點，是 2003 年慶祝童軍 90 週年大露營的咖哩；某個墨水的痕跡，是某次寫感謝卡時不小心點上去的。

每一個痕跡，都是一個故事。

如果她洗了——所有故事都會褪色。

她沒洗。

她繫上那條磨白的領巾，走進團集會的現場。新進團員看了一下，小聲問：「團長，您的領巾為什麼舊舊的？」

小婷蹲下身：「因為它已經有 15 年了。」

「在你們之前，已經有 60 個人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等你們長大、退團、某天回來看下一屆，這條領巾會更舊、更白、更難看。」

「但它會還在。」

15 年後——小婷也要退休的那一天。

她從衣櫃深處拿出那條已經磨到不成形狀的領巾。某個地方甚至已經破了一個小口。

她把它鄭重地交給下一任。

下一任副團長雙手接過，看著那塊布上 30 年的痕跡，想起 15 年前自己第一次摸到它時，上一任團長講過的話。

「不要洗。」

「讓它繼續長大。」

那條領巾，是一個團的縮影：

不需要多漂亮，只需要還在傳。